

民國68年，我依止悟師父披剃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受到悟師父的教導非常多。悟師父處事的幹練我是學不來，在人格的陶冶、見地的開展倒是從悟師父受學頗多。現在略述一二。

我出家的隔年，就進入佛學院就讀。第一屆佛學院的特色，是紮紮實實的學院、常住合一的學習生活。除了上課、輪執，我也兼領書記。法會時要寫文疏，悟師父教我「文疏」，使我初次認識所謂的「神」、「佛」。悟師父說：「文疏是人們對佛菩薩的表述、祈願。」於是悟師父拿出一本文疏範本，開始修訂範本中的文句，把個佶屈聱牙的古文修訂得既文雅又容易明白，然後問我：「下面這一句你會怎麼修改？」在我晃頭晃腦之際，一時恍然大悟，雖然文疏是宗教的聖物，卻只是「人與神」、「人與佛」的溝通工具。一時之間，眾神佛彷彿親切的臨在眼前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垂聽而已。這是我第一次揭開神佛的神祕面紗。

出家後，梵唄法器也是必學。當時佛學院還沒有開梵唄課，梵唄、法器的學習，大都是自學或從長老師兄提攜。我是在課誦當中摸熟了板眼，包括磬位的敲打、起腔等。於是有一天的晚課就大膽上場當維那了。沒有想到心到手沒有到，一開始，拜三拜三下引磬就糊著一塊兒響。只聽得悟師父一聲低喝：「把引磬拿穩。」一時身心收攝不敢放逸，一堂課誦的維那倒也平順的作到底，這是我當維那的初體驗。那時悟師父天天上殿，以清朗攝人的唱念領眾，法器維那就讓弟子輪著去學習。在那次之後不久，有一天悟師父就跟我說：「你要學習什麼法器，課誦時就站到那個法器的位置。」悟師父這句話不僅激勵我努力學習，開啟我在用中學的道理，也啟示我一個獨立的個體應如何對自己負責。儘管生活在團體之中，個人的意志、願力，有沒有爭取學習的機會，都要回歸到個人身上。

在民國78年到80年間，我與近十位研究生與悟師父一起在千山苑禁足。那時，我同時進修空大，常自個兒下山到空大學習中心參加面授、考試，經過二、三年的苦讀，大約是民國80年吧，我在小組興高采烈地發表意見，悟師父在場聽了，很高興地說：「自觀的見識好像棉絮突破了殼，一下子迸開來了。」我很高興悟師父的肯定，也感受到被關懷的溫馨。像基督徒一輩子要見識的「祂臨在每個人」的神祕體驗，悟師父是一直與弟子同在，卻是默而識之、時一說之。悟師父不是絮絮叨叨、朝夕耳提面命，而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的自主性，肯定、珍視每一個人的潛能，期許每一個弟子獨立走出自己的方向。